

國防研究院叢書第六種

第二次世界大戰紀

第二卷

劉遐翬 譯

杜建時 校

中華書局印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紀——第二年

第一章 一九四〇年九月至十二月

一 不列顛之戰

一九四〇年秋季戰爭之進行，大抵由一單純而極重要之事實來決定。此即德國欲利用空軍以擊潰英國企圖之失敗是也。此失敗之直接而重要之結果，即凡希特勒所能用以侵略英國之各項計劃皆爲之停頓。目今此種停頓雖祇是停頓而已；然納粹苟不能恢復其空中之地位，則其侵略之意念終必全部放棄。所有其他之考慮皆取決於此一因素，其他各項計劃之實行及各種設計之研究，亦幾全由此次空戰之進行及其與英國生存機會之關係而決定。

就此點而言，九月間德國大舉襲擊之結果，其重要性恰可與一九一四年馬恩之役相比較。這兩次戰爭中，攻擊方面所遭受之挫折皆極嚴重，而亦不曾予防禦方面以最後之勝利，惟以防止德國所期待之立即勝利而已。因之德國被迫採取新計劃及新方法用以代替業已失敗之計劃及方法，且予英國及其盟國以微弱，但亦極爲重要之生存機會，而此生存機會亦即奠定最後勝利之最重要而不可少之基石也。

在德國方面，此初期估計之失敗，迫使其需要一準備之新時期，以爲捲土重來之計，而仍預期再度大規模攻勢之來臨。但在未進攻之前，德國之工作卻是改進攻爲防禦而以鞏固其所已得之地。此種防禦固不必爲一消極之防禦。固極欲予敵人以最大之壓力，而此種壓力則必期與再度大舉進攻時重行調整新舊策略所附帶之內部努力可以相配合。然由此而產生徒事消耗之辦法，其本身並不認爲爭取勝利之真正手段。無非想盡其可能以削弱英國之地位而增加其本身之地位，使雙方勢力懸殊以期有利於希特勒第二計劃之成功。

故此項明顯之戰略與促使德國失敗之軍事行動之戰略在本質上固毫無二致。此種戰略在於保持主動與奇襲之便利，在於與全線上敵軍整個力量相對抗，在於探索敵方防禦上之弱點，并向各弱點予以致命之打擊而予精疲力竭之敵人以有決定性之潰敗與毀滅。當發動攻擊英國時，德空軍之失敗並不足阻其不斷採用此項策略——不過在運用上不得有所改變而已。德國之陸軍軍力固仍未有所削弱，即其空軍力量亦至多不過受輕微之削弱，而不難迅即恢復也。所需求者厥為應認識僅對大不列顛心臟部份打擊尚感不足，必須使攻擊力量擴大足以威脅該帝國之外圍方為有效。設應用此法足以充分削弱英國資源，則英國之都城將不堪此準備中更兇猛之新政勢之打擊。

若用此種方策，英國似乎不堪一擊。為防止其心臟部份被數量上較優勢空軍之襲擊，則主要之大動脈必需加以防衛，蓋此等動脈若被切斷，其影響實足致命，蓋該優勢空軍由法國根據地至英國本土之飛行僅數秒鐘之事耳。為維持英國之生命計，必需仰賴海上航線以維持其商務上經常之交流。而此等海上航線今日已被自那維克(Narvik)至波爾多(Bordeaux)環繞於英國根據地之海面及海底之納粹襲擊者所困擾。地中海西部入口之控制已為一難以駕御而不友善之西班牙所暗中監視。防衛蘇彝士之軍隊亦已與意大利駐利比亞(Libya)之陸軍相遭遇，其後方復受黑海沿岸德國駐軍之威脅，蓋此處之德國陸軍正如一長矛，指向達但尼爾(Dardanelles)海峽也。且英國對意大利在地中海之威脅所作靈巧而堅韌之奮鬥，亦不能不用於對法國經常敵意之舉動。自德國加強其對歐洲大陸控制之後，其所獲得居中而取與先發制人之便利自更增加。其所具龐大數量之軍用機械而謂不向此孱弱之綿長線進攻，似不可能，謂英國能吸收其資源以避免此項進攻來臨時之打擊亦似不可能。

然英人仍以堅定不移之決心以應付此艱巨之工作。此種拒絕承認失敗之倔強精神仍不失為英人之主要資源。此種精神只因法國之失敗而加強，因卑躬屈節之法國已與吾人一永在目前之警告，警告吾人一國而不能抵抗至最後一分力量。其所遭遇將如何。惟然英國乃準備挺身應付一切新災難，且深信不論災難如何嚴重，英國將至死不屈也。

暫時還談不到德國失敗的問題。英國各領袖有時亦嘗對於獲取最後勝利之進攻表示樂觀之論調，但充其量，最後勝利還在遙遠之將來；而當前之問題還是單純的生存問題，英人當將所有之力量集中於致力擴大生存之範圍。即此種希望亦尚極微弱，生存範圍之擴大究能速於德國否尚是問題。蓋德國現固已臨仰給於其所已佔領之大陸各國而增強其取進攻之力量矣，但英國應付此項工作則極為堅決，亦已表現其攻擊之精神，準備予打擊者以打擊。同時更探察軸心國之弱點，只需不妨礙其本身之安全，將盡全力打擊之以求佔敵之上風。適當英國已明瞭本身物資之最後限度時，因美國之接濟而意志已堅決。蓋美國已認清此項之戰鬥非僅英國之戰鬥，同時亦為其本身之戰鬥，而保證將龐大物資不斷地且毫無吝惜地供給英國作為戰鬥之用矣。

空襲不列顛

八月尾，納粹企圖用直接方法以粉碎皇家空軍，於其第一個而最重要之目標其襲擊之失敗已屬明顯。納粹空軍對波蘭、荷蘭及比利時空軍根據地之襲擊頗能奏效，然對英國卻完全失敗。被破壞之飛機場能在極短期間修復使用。地面飛機被毀之數實微乎其微；確如蘇聯機關報紅星報所載：成績最好時每日為四十三架，僅為其對法國時數目八分或十分之一。德國人亦明知不能阻止英國飛行員升空作戰。即在戰鬥時亦無力於空中驅逐之。至於襲擊英國南部軍港以期獲得英吉利海峽之控制權時，此一目標固與第一目標有同等重要之價值者結果亦告失敗，其時德國空軍亦自覺不能勝過英之皇家空軍也。

直接襲擊既已遭受挫折，德國不得不改取間接之襲擊方法。此項新姿態在九月四日希特勒演說中已可預示。渠一再承認對英人之忍耐力業已耗盡。此係由英國轟炸柏林所引起者。希特勒云：「如彼等攻擊吾人之城市，吾人必將剷除彼等之城市。吾人且將阻止此輩夜襲之海盜行為。」隱存於新方法背後，其目的有非僅止於復仇性質而在於毀滅英國空軍實力所賴以維持之廣大物資。假如此廣大之物資被德國毀損，則無異矛頭後之矛桿被折斷，

掌握空軍之國家既被擊敗，則其空軍亦將失去其為有力之武器矣。

即由上述之動機而造成九月七日倫敦之大空襲。最初數次之空襲目標猶專在破壞造船廠及防空設備，可視為八月間所奉行方法之重演。然德方九月八日廣播已述及：「不列顛帝國神經中樞所遭受之巨大損失」。即此可見其襲擊目標業已擴大。兩月後，襲擊及於倫敦中部時，英航空部即已紬繹一結論云：「敵人已將其僅限於破壞軍事目標之假裝除去，在倫敦各處所投之炸彈已毫無確定之目標。」攻擊之目標不在直接破壞拱衛首都之軍事設備，而在破壞主要之事業，使總樞紐成為癱瘓，期使全國之工作悉被破壞至無可救藥之境地，蓋必此等事業不斷進行，國防方可賴以確立也。

此後數星期，倫敦所遭受之打擊，實非現代城市所曾忍受者——甚至亦非西班牙之巴塞羅那（Barcelona），波蘭之華沙及荷蘭之鹿特丹（Rotterdam）所曾忍受者。航空部初期所發表者認為損失頗重，但依整個戰事之背景言，亦不得謂為若何嚴重，航空部所發表者且仍可適用於以後三個月之情形。雖然，僅就第一星期中所受之破壞而言，堪稱相當嚴重。倫敦之造船廠及附近之堆棧，工廠幾全被破壞。幾乎城市之每一部份，住宅商店皆被毀損，並古代留下之界石亦遭破壞。主要之各營業，如水、電、煤氣各廠亦時時受擊毀。但神經中樞仍能不顧一切所受之損害而繼續執行其任務。神經中樞之存在實為報酬人民在不斷襲擊下不屈不撓之精神；但尤為重要者，則實皇家空軍嶄新之勝利也。

此次勝利之關鍵，實為戰鬥機對日間轟炸機防禦戰之成功。德空軍累次竭智盡思以謀改變其戰術，企圖躲避不畏疲勞之噴火式及颶風式之英國飛機，柏林方面稱德空軍之作戰為戈林親自訓練者。德方嘗應用各種速度及奇襲之方法。德機將近海岸時即將陣形分散，自各方面且在不同之高度向倫敦進發，以期於在倫敦上空會合前分散英方之防禦飛機。彼等亦應用轟炸機及戰鬥機之複雜陣形，有時用鑽石形之飛行陣形。彼等尚遣派大批轟炸機分數批更番轟炸，希望英方之防禦機在與第一批作戰之後勢必返防補充燃料及彈藥，則其後數批可乘間潛入。然皇

家空軍對每一種戰術皆有以答覆之。轟炸機間有逃脫者亦所難免。大批日間來襲者終必在彼等未到最終目的之前，即將其擊散，且彼等尙需付極大之代價也。

日間大舉空襲浪費之大已於八月間之空襲說明矣。自八月八日至九月五日，向英國目標施行重要之空襲共計六十一次。六十一次中飛機數量最多者達五六百架，損失數量佔攻擊數量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僅八月十五日一日中，德機被擊落者已達一百八十架，最初十日內達六百九十七架。八月下旬，德方改變其沿岸空襲目標，而向內地戰鬥機場襲擊，規模仍極宏大，雖轟炸機有更多量之戰鬥機爲之保護，其所遭受之巨大損失亦不見稍減。在三十五次重要空襲中，德機損失五百六十二架，英機損失僅二百十九架。德方雖已付重大之代價，其主要之攻擊目的——毀滅皇家空軍——終未能實現於萬一。

由於此次之失敗，乃注定攻擊倫敦之命運。蓋節季已趨有利。如必欲使英國屈服或易於侵入，則必須在其心臟部份施以迅速而猛烈之打擊。然英國之防禦武器尙有力足以應付此打擊；即使不能完全避免，至少可使棄其認爲足以致命之直接攻擊，雖未必可恃，亦未必無可能。

九月五日至十月六日間共有三十八次猛烈之日間空襲，其中十八次均在倫敦。九月七日最初空襲時，船塢皆被毀壞，附近各地均成火海，此次來襲之德機共計三百五十架。當德機飛越海岸時，雖遇戰鬥機阻擊，仍有充分數量之德機竄入倫敦上空肆虐。但該次德機被擊落者達一百零三架，英方損失僅十八架。此後九日及十一日之大空襲，德方損失較微，僅十一月一日中之損失，德方八十九架，英方十七架。九月十五日之空襲爲德方日間空襲之最猛烈者，但皇家空軍之勝利亦爲歷來之冠。

是日天氣晴朗，二三千尺之高空，稍有薄雲，近午德機約二百五十架，分兩批來襲。少數德機一再衝越前衛之戰鬥機防禦綫，但在首都之上空均爲多數之噴火式及颶風式飛機所迎擊。猛烈空戰逾半小時，結果至少七十架德機被擊毀。

下午二時左右，敵機再度來襲。機數仍為二百五十架分爲兩批。此次德機甫飛越海岸不久，即遇英戰鬥機二十一小隊截擊，且攻擊頗爲猛烈，僅有極少數敵機企圖竄入首都。一小時後空戰停止，德機損失九十七架。二十四小時後又被證實德機實損一百八十五架。但此數僅包括目擊之被毀者，其他在酣戰中，尤以在雲層上被擊而墜入雲層下之損失數目，官方尙不能統計。空軍上將貝勒特(Baird)用一不甚精確之計算方法估計敵機損失數目爲二百三十二架，幾等於來襲數目之半。

如此巨大之損失與所完成之任務實不能相抵。九月十五日之空戰成爲戰爭中之轉捩點。用日間空襲之方法以屈服英國，到此已使德國爲之躊躇，雖大規模襲擊仍繼續不斷，但在數量上與支持上已漸次減低。每次捲土重來，其所得者不過加強前數次所得之寶貴教訓而已。九月六日至十月五日間在英國上空所損失之納粹飛機至少八百八十三架，而英國之防禦力量不但未被毀滅且毫無減弱。當時得一不可避免之結論，即英國或皇家空軍皆不能爲日間空襲所征服，除非所付之代價爲自殺之代價。

結果德國不能不採用欠精確之夜襲辦法以求滿足其企圖。藉日襲時竄入之飛機所擲燃燒彈發出之火焰，或夜襲時所投之照明彈作引導，轟炸機於夜襲時竄入該備戰城市之上空投以噸計之高度爆炸物。此次損失之重大自無疑問，但此項作戰之性質實無真正之決定性。來襲之敵機因不能確定應轟炸之各個目標，祇期對於若干重要目標如電力廠或交通中心爲偶然之命中。蓋使此種目標而偶一命中，即可使此大都市停止動作。倫敦及其附近附屬之區域面積爲七百萬英里，雖爲一極易命中之目標，但欲自三四英里之高空中擊中此目標實非易易。

雖然在防禦方面對於此種偶然之命中終不能爲無目的之提防。如任其夜襲而不加以挫折，則此首都終必歸於滅亡。故如何應付夜襲轟炸機，誠爲英國之主要問題，而應付之方法實爲一悠久而艱巨之工作。此種應付方法之遲延不能決定其所發生致命之結果，可由最初四夜之大空襲中證明之。當該次可怖之突擊時，在東頭(East End)各船塢周圍全部區域盡被毀壞，而所釀成之大火使倫敦變成可怖之煉獄，來襲之德機均在探照燈射程之外飛行，

且幾無若何受傷而遁去。然在其後繼續之數夜中，一部份之應付方法已獲得矣。此種方法雖不足以阻止德機之夜襲，但可充分阻擊以避免感受威脅之大災害。此應付之方法非祇一種，乃視敵人若何變更其攻擊而隨之變更之數種方法之組合。九月十一十二兩夜探照燈幾全不用，高射炮聯續集中射擊組成一龐大之火網，使敵機不敢低飛且不能按照其應遵之路徑而飛行。預測敵機之新方法可增加掩護火網之準確性，則探照燈與高射炮亦應以更新之方法配合。倫敦之志願戰鬥員利用彼等迅速獲得之經驗以之管制燈火，並減少足為敵機引導之火光；亦且虛設火光，誘德方駕駛人員使信為可靠之綫索，而被引入歧途。此着竟令德人可憫地致怨於英。是時戰鬥機用以對付夜襲轟炸機之範圍仍屬有限，但亦曾竭力以求將此範圍擴大，如特別訓練飛行員之選擇，及用以應付德機之大胆式與夜鷹式飛機對於特種任務之適用是也。上述之各種方法中無一可予英人以避免災害之真正新展望，即利用上述之全部方法亦不可能；只能減少被毀滅之急切威脅，而變為受磨難之威脅而已，雖然此磨難尚遠大於所能想像者而無疑。

在德國方面則不得接受且應用九月間空襲英國之教訓。德國之如此做法顯屬勉強。雖然彼所受九月十五日之重大損失證明勝利尚屬遙遙無期，但該月中德機仍不斷狂炸倫敦。日間空襲之目的似乎專在於使防禦之戰鬥機無稍閒暇，而不在於造成任何猛烈之轟炸。九月二十七日，當德機過歸本國時，一百三十三架飛機之損失已增加以前數次嘗試之教訓。是以截至九月底止，用該種方法擊潰英國空防之無望已極明顯——至少當德國繼續應用數目有限之飛機時終為無望也。

日間用轟炸機施行空襲消耗之大實一顯著之教訓。即使轟炸機有戰鬥機隨航保護，大舉空襲亦即大量損失也。九月十五日擊落德機一百八十五架中，轟炸機即佔一百三十一架。戰鬥機遭遇戰鬥機時逃避自較容易。德國為補救此種損失起見，嗣後所用戰鬥機與轟炸機之比率已逐漸增加，直至達到五與一之比。但此種辦法實極浪費，蓋事實上是限制轟炸機之活動縮短至一小時有半之飛行時間，以求與米塞徹密特（Messerschmitt）護航機續航

力相等，因此，日間轟炸之任務將由戰鬥機代替執行，此種辦法實現之日當在不遠。一種米式戰鬥轟炸機 Jagdgeschwader 在特別範圍內已一顯身手，且證明爲有用。此種飛機之應用，并以配有炸彈之普通戰鬥機輔之，至少可以減少日間空襲之巨大損失。

然由此可另得下述兩結論。第一、夜襲將被承認爲攻擊之主要方法；第二、戰鬥轟炸機在日間易於衝入，但衝入時效力究較小。容克八十八式(Junker Ju88)能帶二百五十公斤之炸彈四枚，或五十公斤之炸彈十六枚，而Jagdgeschwader能帶二百五十公斤之炸彈二枚，米式一〇九式僅能帶五十公斤之炸彈四枚。Jagdgeschwader投彈可以準確，但所帶炸彈之重量仍極微小。

夜間轟炸不能期望有迅速猛烈之襲擊已屬明顯。故新戰術之採用即暗示放棄閃電戰術具有之希望，而從事於長期之騷擾。此爲一極關重要之事實，表示了終止已往所抱立即戰勝英國之一切希望，而接受了第二次冬季戰事之展望，及因此事所能引起各種局勢及方法之變遷。唯有此不可避免之需要乃足迫使軸心國家以其對迅速解決之急需而安於如斯之境地。由此一端即可充分顯示英國在空中之勝利矣。

上述之新戰術於十月初開始應用。賴此新戰術期以成功者，一德國高級空軍官曾分五項主要目的簡略說明之：一、獲得英吉利海峽及英國沿岸區域之絕對控制權；二、逐漸並完全毀滅英國，特別注重於軍事目標及工業生產方面之毀滅；三、使工商業及日常生活方面變爲癱瘓；四、使民氣沮喪；五、逐漸削弱英國之戰鬥力。由於納粹在企圖達到上述各目的中任何一項所經驗之困難觀之，此實爲一極度野心之計劃也。

當時所立即表現之結果雖非不關重要，而固大不相同，德國被擊落之飛機數目確忽然減少。有時德國因不能從事遣派轟炸機配合戰鬥機於日間飛往英國大施轟炸之嘗試，而德國之損失復由是增加。有時用戰鬥轟炸機試行日間大空襲卻獲得多少之成功。但日間空襲最普通之形式卻爲少數飛機或甚至單獨之飛機作連續之空襲，飛行時或利用浮雲作掩蔽直至到達倫敦之上空爲止，往往在高空作高速度之飛行——在一萬四千英尺之下者已爲罕

見，普通多在三萬英尺以上——毫無目標將炸彈卸脫後，在英國戰鬥機未追擊之前即已逸去。此種擾亂性之空襲在使英國人民經常處於緊張狀態之下，且使皇家空軍不斷戒備，以至於使戰鬥飛行員常處於疲勞之中。

轟炸機所能造成之嚴重結果只在夜襲中。此種轟炸仍毫無目標，往往用交叉式無線電以為引導，及主要目標之能被損仍屬偶然，通常倫敦所受之損失雖不斷增加，而如九月間空襲東頭所造成之特殊結果則已不再發現；惟據定期性之報告，最近之空襲其劇烈實乃以前所未有。若謂防禦者可藉以研究減少生命財產損失之方法，則攻擊者亦可由此獲得種種經驗，且際茲秋令，敵必將用少數飛機從事繼續不斷而較猛烈之夜襲也。

十月全月中之主要轟炸目標仍為倫敦，但過此之後目標已擴大不僅炸一倫敦矣。開始時祇北部及中部零星數處遭受空襲。至十月中旬次要目標之被襲擊已逐漸擴大，自蘇格蘭至南威爾士一帶如利物浦或某一單獨之中部城市，亦開始遭受此種襲擊。此即表示其力量之分散，而此力量之分散亦即表現出企圖增加力量毀滅倫敦已遭挫折，而轉移其重心於英國其他部份矣。

力量分散必較為無力，此自足使英之觀察家對納粹之恆心有所懷疑，而納粹亦終必有所覺悟。企圖毀滅倫敦以征服英國之失敗促使空軍戰線擴展至全國之主要工業區。如德國實行大規模之全面攻擊，而感覺能力不足時，則最有效之方法——不論空中或陸上——為集中最大可能之兵力向單獨一點施行攻擊。但納粹國家耗去六星期摸索之時間，方認定倫敦不過為數個目標中之一個，而對各個目標輪流予以集中之攻擊以自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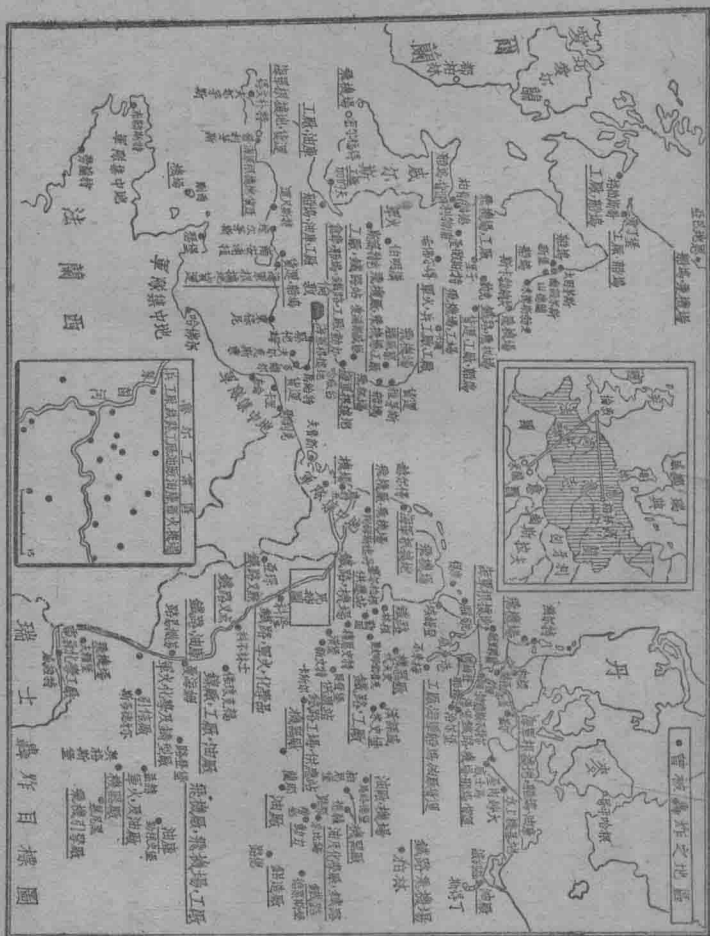
一偶發之情況，乃竟促此新局面之開始。德國雖常常宣稱僅以軍事目標作為攻擊之對象，但覺此說不能堅持，遂又提出英國轟炸德國城市予以報復之說。自九月初開始，「報復性之空襲」一詞即成為德方公報所樂用之習語。當希特勒在啤酒店暴動紀念日對其內部演說，英國居然轟炸慕尼黑時，此種觀點頗足引起一種新刺激。蓋此種侮辱之需要一特殊性質之報復自甚明顯——而此種特殊性質即於無意之中提示此空軍之新戰術。

十一月十四日夜——一無雲霧之月夜，視線可及十五英里之遠——攻擊降臨於可溫特里(Coventry)。飛機五

百架，分數批徹夜狂襲此二十五萬人口之城市，如此狂襲在倫敦亦前所未有。在該城中心密集區域投下炸彈四百餘噸，商店及房屋均被毀壞，自來水、煤氣各廠亦被炸毀，美麗古老之大禮拜堂亦僅餘斷壁頽垣。主要工廠多在郊外，故損失較微；然亦倖而免，蓋侵襲者之目標厥為城市之全部而非某一特殊部份也。第一批侵襲者所投之燒夷彈作為其後來者之嚮導；而後者在高空飛行隨將所載之炸彈向燃燒區域中下投。此種毫無目標之轟炸，幾僅以造成恐怖為目的，而非予英國以實際損失為目的，致攻擊者轟炸所及之範圍也。

此一役實為對英國主要城市連續作同樣攻擊之開始。繼可溫特里之次日，倫敦會遭狂襲，嗣後大規模之空襲即不時重臨。在每兩次大空襲之中間，德方仍頻使少數飛機從事騷擾，使倫敦空防終日呈提心弔胆之狀態。同時用不規則之輪流辦法對主要之目標施行襲擊，伯明漢(Birmingham)、利物浦(Liverpool)、南安浦頓(Southampton)與不列斯託爾(Bristol)等，皆被選定為輪番攻擊之目標。其他城市雖為次要襲擊之目標，但偶然亦有在一新目標上施以主要之襲擊者。十一月二十七日普里茅斯(Plymouth)受襲擊。希佛爾得(Chefeld)則始於十二月十二日起遭受連續之轟炸，而十二月二十一日曼徹斯特(Manchester)亦被加入被轟炸之列。雖間因天氣不佳而得偶然之安靜——如十二月七日即為倫敦三月來僅有之未遭炸之一日——而清朗之長夜實為轟炸機最有利之活動時期。如欲終止此種殘忍之消耗方法，并對經常生活於炸彈陰影之下予英人以慰藉，則惟有拼命努力翼獲得對夜襲有效之應付方法。

十二月二十九日，空襲威脅之殘酷又以新姿態飛臨英倫。一向燒夷彈之主要用途皆在輔助爆炸彈破壞之所不及。但在最初數次之轟炸，如倫敦船塢之附近區域，已顯示燒夷彈之蹂躪力量，因此亦使英國將救火人員列於防空之最前列。現納粹已將此項攻擊由次要升至主要之地位，故英國之救火人員尤須有更大之努力。某次德機狂炸倫敦時，已處心積慮欲用火焰將倫敦城加以毀滅。該首都為成千成萬之燒夷彈濫炸後，災狀至巨。倫敦之中心區域所受之損失尤甚，聖保羅教堂之圓屋頂在怒火環繞中惟有黑影巍焉矗立。此大禮拜堂，曾經多次瀕於危險，在



英勇救護之下得免於難。但其他可愛之建築物則均被毀於火焰中矣。倫敦市政廳亦被由附近建築物所蔓延之火焰所吞沒。中央刑事裁判所及一部份倫敦同業公會之大廈亦在犧牲之列。大建築家芮恩 (Men) 所建各禮拜堂，本爲首都無與倫比之瑰寶物，損失更爲慘重，至少有八所完全被毀。若捨人類所受痛苦而不計，則此種物質上之破壞自亦不足惜，因在無關緊要街道上一帶房屋之被毀，轉利於重行從事增高此大都會價值之新建築也。但僅此一夜敵人光臨倫敦所給與無比之大災難，實不下於一六六六年之大火。由此觀之，備受痛苦之人民所具不屈不撓之精神，仍能在爲生存而奮鬥中繼續忍苦耐勞自待言。

現雖面對如此之景象，但仍有足資鼓舞者。五百架飛機來襲所受之損失雖極嚴重，但每次襲擊之規模仍屬有限，且僅施以單獨之大小襲擊。攻擊者仍未準備多用一部份之力量，甚至改良之新型飛機亦未輕於一用。此無形中與英國空防以極大之暗助也。彼等尙未覓脆弱部份而用全力施以攻擊，以期實現其因一擊以致英國於潰敗之理想。故納粹國家而仍保持其所有實力，則英國亦未遑多讓；除非納粹所有力量全部發揮，其力必不能充分削弱以達成最後而有決定性之襲擊。然此固德人所未準備嘗試之冒險事業也。空戰之最後試驗尙在前面；且不論夜襲轟炸機之問題如何嚴重，但自德人之眼光觀之，此種空襲除非使英人自表其精神，尙不足爲一最後有效之武器也。

英國平民在前線

英國戰時生產所受於空襲之直接損失，就摧毀性方面論，尙不如一緩慢而不斷之騷擾爲嚴重。在一重要區域中所受廣大之直接損失或惟九月中空襲倫敦東頭時爲然。造船廠附近大堆棧地帶之大火將糧食及其他進口貨全行毀壞。一油庫中彈而無數工廠亦無疑受其害。此種損失之本身就全國經濟之立場言之，確屬微小。但如此殘暴之襲擊繼續不止，則其影響所及，亦必不僅限於公共建築物及私人住宅。此處一工廠或彼處之一工廠被命中；有時機件設備亦可完全被毀，而此種百分比仍屬微小，且多數損壞儘可恢復；然在一集中全部精神製造飛機、槍炮及

其他器械，以期擊敵之國家中，即使僅僅日復一日進步長此遲緩，亦已成一未可漠視之問題矣。

在主要之各種事業中情形亦復爾爾。邱吉爾嘗云：「吾人大城市生活所賴以維持之各種公用事業，如自來水，燃料，電氣，煤氣，排水等，都無一停頓」。但亦有多數曾因被襲停頓者，則於電力廠或煤氣公司中彈時，或主要電綫及主要之水管氣管損壞時，致使生產方面稍受影響也。交通方面往往發生阻滯，郵政業務尤甚，鐵路方面就大體言之仍能照常。但市鎮運輸困難頗大，首都區域尤感困難，因敵機不斷襲擊倫敦及南部海岸諸港口，故此等港口之應用已逐漸限於較小船隻，將英國主要海外商務之重任逐漸委於西岸之諸港口，而西岸諸港亦從此漸次受敵方轟炸機之注意矣。

然而生產之減少則不能專歸咎於上述之物質損失。勞工，原料及機器固同樣重要，必須同時計入。空襲警報時，工人逃入防空洞，生產因之停頓。十月間敵之擾亂性空襲半亦用以增加此種損害者。但此種影響多少亦可以避免，即在警報時不必逃避祇須加以注意，直至屋頂瞭望哨報告敵機在極近時，方令工人避入防空洞。但當敵機隱匿雲中在五英里高空，目力所不及時，此種辦法則不甚可靠，且所可向工人合理要求其甘冒之危險亦至有限。在此時期中，工作時間之損失，實乃生產減少之主要因素也。

撇開一切不講，只此即可使正常生活任何部份脫節時難免受影響之效率為之減損。由此觀之，漫無目標之轟炸，即未將重要目標擊中，仍可發生嚴重之影響。房屋之被毀將工人由最便利於工作之地點逐出，汽車電車營業之發生阻礙，以及因不斷夜襲而致睡眠不足等，亦均能發生累積之影響。在可溫特里工廠被毀者雖不多，但住屋之被毀減實更感重大之不便，因自戰事工業擴展以來，房屋本已感不敷應用也。當擾亂性空襲正在進行時，公共汽車與出租汽車之駕駛人繼續開駛往往出於勉強，大火及定時爆炸彈之影響或且使駕駛者不得不更改原來之路線。如此均足以增加交通上之困難。在此整個戰爭中，人民生活之紊亂自不免受敵人軍事行動上一部份之影響。今謂平民，尤其是倫敦之平民，亦已在前線，實非過甚其辭。十二月初被炸死亡者一萬九千人以上，受傷者

二萬七千人，其中倫敦平民將佔五分之四。而防空人員與救火人員仍經常從事於最危險之工作，大部分之平民均暴露於危險之中，在以前戰爭中，人民所遭受蹂躪之危險祇有在敵人入寇時始能遇見，彼等雖身受兵禍，但仍被視作平民，不必被動員或被指使從事於各種工作，而同時亦不能如軍隊之特別受保護而防敵人之攻擊。彼等實為一幾乎絕對依賴於本身之發動而謀生活與安全之守備隊也。

非謂完全將平民之福利置之不顧。自戰事情勢趨於嚴重以來，空襲時平民所蒙受之災害已成爲大可注意之問題，在若干方面張伯倫政府所創之組織已成爲戰事準備最有效之機構。空襲警戒工作及輔助救火工作已博得普遍之讚揚。對處置災難之一切準備，亦已極臻完善。但對於其他之若干問題，如關於將發生之需要及其應付之辦法，尙感意匠之缺乏。

問題中之一項即無家可歸者之管理問題。人民對於所受災難之感覺，大半注重於財產之損失，對於此項災難究將發生何等影響并無真正之認識。當全部市鎮區域被毀之時（例如巴普拉市（The borough of Poplar）其房屋之中彈者不止半數）即造成一批需要衣食住等最低要求而無家可歸之平民。其所指派之集中住所——通常爲一學校或類似之建築——并非設備以供此項需要者。此等集中地點僅爲供給無家可歸者暫留數小時以另覓其他適當住處之所在。但此種適當住處之尋覓，自然需要一種分配宿所之機構，而此種機構尙未成立。此種事務皆由各當地團體——市邑參事會，公共救濟局，地方官吏——所分任，而其處理此種問題，又類以地方區域爲根據，故較貧乏之市邑亦即往往受害最劇之市邑，其所可用以處理此等事務之財源當然不敷，故困難愈形增加。此外，所有集中住所又類非可掩護空襲之所在，無家可歸之難民擁入其中實反增加危險，其次有一批無家可歸之人民即因處理疏散之失當在一集中住所被炸，此項駭人悲劇即一需要改良疏散辦法之實例。欲致力於此項工作之改良，必須有一專負其責之專員採取各種步驟以管理之，而以倫敦爲一單獨指定宿所之區域，如是方可利用空屋及其他建築以處置之；直至十月間，集中住所之設備及供膳之處理已漸近於較適當之標準矣。

問題中之另一項，甚至更感嚴重，即爲防空洞之問題。則復由未能正視現代空襲本質之故，以爲防空洞不過與人民避難一二小時之用，警報解除即可無需。但空襲能連續數日數夜之久，其中僅有極短片刻之間隔者，實非當局者所曾想像。防空洞之實際用途乃應作爲宿舍之用，此固從未真正爲人思慮之所及。故疏散理論形成防空政策理論之一。是以必須盡量鼓勵市鎮居民——特別注重婦孺——向鄉村疏散。仍居留於城市者必須避入地面之小防空洞，雖然直接命中時并不保險，但總認爲可以分散人口減少巨大傷亡之機會。

此種政策適合於輕微之被炸區域，但當大空襲來臨時，就倫敦被炸最劇之地區而言，則此政策完全不能適用，尙須要求較地面防空洞更爲安全之防空洞設備，包含於此項要求內，尙有避免空襲時音響之願望。非惟炸彈之爆炸聲，即高射炮炮聲，亦足妨礙睡眠，政府提倡使用耳塞之貢獻，實未能喚起身受其苦者之熱烈贊同。

故倫敦開始向地下發展，因僅有之少數深邃公共防空洞殊不敷用，倫敦居民仍相率擁入隧道車站，而在月台及樓梯上安身，或擁入比較安全之堆棧，倉庫及公寓，開放其巨大之地下室。如此情形現已被嚴加制止，特別對於地鐵車站之擁擠，但在大衆鐵面無情之要求下，當局者終亦被迫讓步。國內保安部部長(Minister of Home Security)認爲：「在空襲時按照倫敦人民之舉動而行動實屬緊要。」此即表示准許隧道之使用，及努力於深邃防空洞之更多設備。

此亦即表示企圖改善防空洞之內部情況。蓋擁擠於非爲此目的而設備之建築物，亦將發生某種可慮之結果。最明顯者厥如通風與廁所之設備，而以疾病之威脅爲最嚴重，且冬令將屆，多少之防空洞無暖氣設備亦殊增加戒懼。英國醫藥雜誌云：「除非迅即採取有效辦法，則冬令來臨時，吾人可預見傳染病所發生之情形。蓋其蹂躪力尤勝於閃電戰也。」

所需求之各種方法其來甚緩。十月初，更有效之動作頗屬有望，當時張伯倫之下野引起若干之變動，其中國內保安部部長安得生(Sir John Anderson)即由摩利生(Herbert Morrison)代替。戰前摩利生即一深邃防空洞

之倡導者，且被視為工黨中辦事最有效率之行政官，在倫敦政府中頗有能名。彼確有接受利用三人龔壁床以增加防空洞之睡眠設備之提議，且允許對暖氣，廁所之設備及醫藥之管理加以特別注意。其他地下設備亦被採納，其中包含在無用隧道部份加建分支隧道。但摩利生指明倫敦人口僅百分之十五可以避入深邃防空洞，拒絕採用普遍建築防空洞政策，且繼續採取疏散辦法——即向鄉村疏散及使用地面防空洞二者之綜合。九月間以荷德爵士（Lord Horder）為領袖之某委員會之報告，僅一部份被採用，且甚至被允許之各項改良，包括供一百萬人睡眠龔壁床，亦於年終時方始着手緩緩進行。

在此緊張之數月中，值得令人注意之事，並非要求較佳環境之普遍，而實為在空前壓力之下全體民衆之忍耐力是也。此即對潛伏的精神一致之貢獻而足使全體人民為之生氣勃勃者也。逐漸增加之人口損傷與死亡（雖然週率已見減低），家庭財產之損失，由於失眠及緊張所致之疲勞——凡此種種皆勢所必至，不僅忍受此種苦難而尚須忍受可能發生之新厄運；而其對當局辦事之遲緩與無效，所自然發生之焦躁卻絕不影響其忍受之決心。故英國人民之士氣不惟毫無沮喪，且在在皆足以表示不屈不撓，興奮愉快，與見義勇為之精神，此正為有生氣之民主精神之本質也。此種精神幾與物質資源相同，即英國所繼續賴以爭存者焉。

二 反攻德國

希特勒空襲英國之失敗，即皇家空軍之大勝利，顧此猶只此一史實之一部。吾人明確認識有效之防禦不僅在乎拒敵。對此認識之失敗，即馬其諾防線哲學中心謬論之所由造成也。此係一種錯誤，故英國無重蹈此覆轍之意也。英之防禦方法非被動的而是主動的，不惟在於驅逐侵略者，尚須盡全力以反攻，進而攻擊侵略者。

英國初步主要之目標即英吉利海峽對岸德國用以侵略之各港口，九月初納粹似已決心進襲英國而作各種準備。彼等已征用所有可用之駁船，且各造船所皆忙於改造此等駁船使可適用於坦克車及大炮之登陸。此種自動推